

【克莱茵全集 ③】

爱、罪疚与修复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Melanie Klein)

[英] 梅兰妮·克莱茵 著

杜哲 等译

Klein

儿童精神分析的开路先锋

以游戏打开

引领我们看

并为理解成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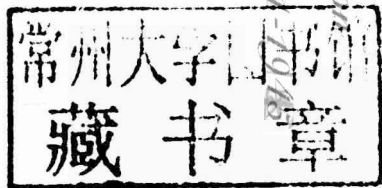
【克莱茵全集③】

爱、罪疚与修复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英】梅兰妮·克莱茵 著

杜哲 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罪疚与修复 / (英) 梅兰妮·克莱茵 (Melanie Klein) 著; 杜哲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7.12

书名原文: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ISBN 978-7-5192-2426-4

I. ①爱… II. ①梅…②杜… III. ①婴幼儿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9209号

书 名 爱、罪疚与修复

AI, ZUIJIU YU XIUFU

著 者 [英] 梅兰妮·克莱茵

译 者 杜 哲等

策划编辑 曹 文

责任编辑 曹 文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6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426-4

定 价 7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新版引言

1914年，32岁的梅兰妮·克莱茵在布达佩斯首度邂逅了精神分析。她读了弗洛伊德讨论梦的小册子《梦的解析》，这成了她毕生志趣——精神分析——的起点。就在同一时期，费伦齐也展开了对克莱茵的分析。她之所以踏出这一步，似乎部分是出于治疗方面的理由，但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打从一开始就攫获了她的想象。它不仅满足了她对知识的巨大好奇，也满足了她一直以来对人的兴趣：她希望为了人工作、与人一起工作（她原本计划要攻读医学）。1919年，她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她的第一篇论文。如此充满创造性的表现，不仅持续到1960年她去世为止，而且她的作品也造成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上的重大变革。

她的论文被收集在《克莱茵全集》（*The Writing of Melanie Klein*）的第二册（《嫉羨与感恩》）和第三册（《爱、罪疚与修复》）。她另外还写了《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与《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两本书，也就是其著作集的第一册和第四册。

《爱、罪疚与修复》包含了她从1921年到1945年的论文，呈现了她最初在作品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导向她后来的主要理论概念的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抑郁心理位置（1935—1940年）。

梅兰妮·克莱茵的精神分析工作始于儿童。她是儿童分析的开路先锋，发展出分析儿童的方法，甚至可运用于非常年幼的孩子，却从不曾偏离精神分析技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儿童的自然表达形式是游戏，她提供他们一些小玩

具，把儿童的游戏看成是他们内在生活的象征表达，就像成人的自由联想一样。她诠释儿童的游戏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口语沟通。较之当时的其他精神分析工作者，她一开始就采取了严谨的精神分析态度，避免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任何涉及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干扰。而且，她的出发点就是要诠释儿童所呈现的一切，无论他们的感受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在当时，一般人认为儿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样对精神分析师发展出移情，因为儿童还依附着他们的原初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克莱茵却发现儿童确实会形成移情，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移情。她还发现，如果精神分析的场景与态度维持得很好，儿童的移情与成人的移情并没有两样。她坚决主张并证实移情的基础就是儿童将内在世界及其内在意象（image）投射到了分析师身上，而不是将他们对于双亲的感受直接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克莱茵论点的特色，让我们充分相信它具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法的效度，也让我们相信，就像成人一样，无论有多少阻抗和防御，每个儿童都拥有对真理的渴望和了解。而儿童对她简单、直接的方法确实也反应良好。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了解在当时对儿童采取这样的做法，究竟有多么勇敢和充满革命气息。她的作品引起了各方的震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论战。在《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3）、《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6）、《儿童分析研讨》（*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 1927）这些论文中，她描述了相关的技术和理由，以及她的某些发现。这些论文同时也处理了当时各种论战的主要论点。她的种种结论所依据的主要精神分析素材，也都包含在她当时所写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

新工具和新技法引出新发现。弗洛伊德的儿童发展学说，除了对小汉斯的分析是通过督导小汉斯的父亲完成之外，主要的依据还是来自他对成人的分析。克莱茵的作品证实了弗洛伊德对婴儿性欲、攻击欲、超我的角色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但是由于她直接与儿童一起工作，而促成了许多新发现，并且从某些细节方面补足了弗洛伊德只是大致勾勒出来的前性器期（pregenital stages）。这些发现最终导致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发生分

歧。从一投入工作开始，她就被儿童丰富的幻想生活和内在世界所震撼，这个世界里包含了非常好的和非常吓人的形象。她也看到了由于不好的形象的存在所引发的儿童焦虑，以及儿童被精神病式的焦虑所困。这样的内在世界，可以说是某些先前经历所导致的后果。一个孩子早在2岁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会显示在移情当中。弗洛伊德发现，儿童的动力仍然在成人身上运作，而克莱茵在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婴儿动力的存在。所以她的结论是，婴儿从一开始就同时在真实与幻想中形成了强烈的客体关系。她并不认为婴儿是被动的，只受环境所左右，只能够响应环境的影响。她认为婴儿充满了欲望与幻想，与外在的真实经常处于互动之中。由于婴儿的幻想充斥于早期关系中，这些关系于是被内化而形成人格的基础。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是早期发展的最终成果，也就是比先前更为原初的种种结构所衍生而出的后期阶段。

依据克莱茵的描述，儿童的关系首先指向了部分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然后开始分裂为一个非常好而充满了爱的乳房，以及一个非常坏而充满了恨的乳房。这种关系渐渐延展到母亲的整个身体。对于儿童在关于母亲身体的幻想中形成的这种强烈关系，克莱茵将之描述为一种具有好奇与爱恨交织之心理特质的关系。儿童将母亲的身体幻想为富饶的源头，同时充斥着爱与恨，以及强烈的好奇。^①她认为儿童想要探索母亲的身体，那是追求知识的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但是，由于这些追求知识的冲动联结着力比多和攻击欲，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便可能导向相关的抑制。

克莱茵认为，焦虑同时是发展的推动者和潜在的抑制者。对母亲身体的求知冲动所引发的焦虑，会让儿童将这种焦虑移转向外在世界，并赋予象征意义。但是如果这种焦虑太过强烈，也可能反过来导向抑制状态。在这个领域中，一篇极具指标性的论文便出自克莱茵——《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这是精神分析对自闭症儿童处境的第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

① 在她后期的作品中，她更强调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非一个完整的身体的观点。

中，她描述了一种对象征作用近乎完全遏止的状态，随着这种状态的运作，也就剥夺了儿童对世界的任何兴趣。克莱茵在这个领域的著作，对儿童认知、智力的发展和抑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最初，梅兰妮·克莱茵尝试严谨地以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表达她的发现，但是与弗洛伊德在观点上的某些差异，也几乎是从这发轫之处就显露无遗。她观察到，俄狄浦斯情结和超我的存在要比弗洛伊德曾经认定的更早。同时，她也不断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极度受到早期发展的制约的另一方面。她对女性性欲的观点也不同于弗洛伊德。她发现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觉察到女性的性器官及其潜力。而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器期（phallic stages）主要是一种防御结构。克莱茵对在儿童身上攻击欲所扮演之角色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当时所认定的程度。例如，她在一篇会议论文《学校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1923）中，认为象征作用及其抑制基本上是力比多的作用，然而在处理分析材料的时候，她却描述了对攻击欲的高度关注。在1930年的论文中，攻击欲的角色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成为她关注的重点。她对于攻击欲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的作品中的观点相映成趣，呼应了弗洛伊德对死本能和力比多与毁灭力量之间的基本矛盾的看法。这种爱与恨的基本矛盾，在克莱茵的作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克莱茵对于幻想生活的无所不在及其重要地位的发现，使她拓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幻想概念。由于幻想是通过象征方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潜意识幻想与象征作用之间有着紧密又复杂的关系。她对象征作用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在1930年发表的论文中，如其标题所示，克莱茵认为象征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定的那样是被给定的，而是通过焦虑的刺激在动态中形成的，因此，象征有可能变成畸形或是受到抑制。

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克莱茵的发现无法完全以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涵盖，它需要某些崭新的核心概念。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5）和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0）两篇论文里，克莱茵引入了全新的概念，也就是抑郁心理位置。

克莱茵在她的临床工作中一贯以焦虑为其线索。她认为儿童同时受到两种焦虑的牵制，一种是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ies*），源于坏的内在形象的存在，另外一种焦虑则源于罪疚感和害怕丧失。但一直到1935年，她才开始清楚地区分这两种焦虑——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她也一直强调婴儿出生后第一年对于后来发展的重要性。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是两种基本焦虑，在发展上都源于出生后第一年的两个阶段。婴儿在第一个阶段受到被害焦虑的主宰，这个阶段也就是后来妄想症固着下来的阶段（正如亚伯拉罕所论述的）。第二个关键阶段，发生在婴儿将母亲认知为一个完整的人之时。此时，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不再只是早期阶段的部分身体关系，而是与整个人发生关系，因而婴儿也会发现坏的形象与好的形象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母亲身上。这会让孩子觉察到自己对这样一个形象的爱恨交织的情感。伴随着这样的觉察，孩子马上会对攻击这位所爱之人产生罪疚感，以及害怕在毁灭性的攻击下将会失去她。在幻想当中，孩子感觉到所爱与所恨的母亲将被摧毁，将要失去她，这带来了罪疚感、苦恼与丧失感。这些感受渐渐会取代早期的被害感（*persecution*），从而引发出爱与修复的倾向。

克莱茵宁愿说这是由于不同的位置而非阶段所致，因为“位置”这个词涉及整个组织的作用、自我的状态、客体关系的性质，以及幻想与防御。在抑郁心理位置中所发生的改变具有非常微妙的涵义，它为生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与姿态。它标志了觉察精神现实的开始，并且也明确区分开精神病与非精神病的作用状态。克莱茵晚期的著作对这些相关涵义投入了相当的心力，着手引入“心理位置”这个概念，也标志了克莱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她开始引用一种崭新的后设心理学架构。

梅兰妮·克莱茵的作品发端于儿童，也开启了别开生面的远景。由于神经官能症与精神病都源于儿童时期，对于儿童时期的所有发现当然也就与成

人的心理学认识密不可分。克莱茵也越来越倾向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成人病患的素材。她对原始心理的发现和主宰着这些原始心理的精神病性焦虑、防御机制的发现，打开了一条理解严重心理疾病的崭新道路。“心理位置”这一概念及随之而来的修复冲动，也为我们认识正常的心理发展、升华与创造性提供了创新的观点。

汉娜·西格尔

1987年于伦敦

序言

梅兰妮·克莱茵的作品已经发行超过大约四十年，某些已单独成书付梓，某些以共同写作的形式成书，也有一些论文首度以论文集的形式问世。当然，她的思想过程就像任何经年累月的创造工作一样，必然经历持续的开展、补充与理清。因此，对学生来说，面对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要了解梅兰妮·克莱茵最成熟的思想及她如何得出相关的想法，并非易事。因为这一点，重新编排出版她的全部作品，主要目标便是指出每部作品当中基本论题的位置所在，并通过附录的注解来阐明同样的主题与她早期和晚期的思想有何关联。这些注解放在每一册的最后，但第四册《儿童分析的故事》除外，梅兰妮·克莱茵自己在这一册中已经做了注解。

既然新版全集的主要目标是如此，一旦决定要完成此事，当然也促成了进行某种程度改善的机会：《儿童精神分析》原来以德文写成，在翻译时做了大幅的修订；所有对弗洛伊德作品较早版本的参照，也修订为参照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而且所有参考书目也都尽可能修改成最新的版本。

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工作人手，来自许多不同的团体。埃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教授负责与出版商的初步协调谈判，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的编辑玛殊·汗（Masixd Khan）先生适时提供了慷慨协助，杰奎斯教授也为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写了序。

注解的工作由艾德娜·奥肖尼西（Edna O'Shaughnessy）女士、贝

蒂·乔瑟芙 (Betty Joseph) 和我合力完成。艾德娜咨询了汉娜·西格尔博士，而我本人只是分担责任，并未实际参与工作。另一方面，汉斯·托纳 (Hans Thorner) 在他的儿媳普鲁登斯·托纳 (Prudence M. Thorner) 女士的协助下，加上史蒂芬·史密斯 (Stephen Smith) 博士一开始的参与，完成了修订《儿童精神分析》译本的工作。同时，托纳也依次把改译的每一章草稿交给原译者斯特雷奇 (Strachey) 女士过目。一篇不曾以英文出现的论文《青春期的压抑和困难》 (*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由克劳德·魏德勒斯 (Claude Wedeles) 博士译为英文。安·哈钦森 (Ann Hutchinson) 小姐负责了艰巨的任务：统一所有参照书目注脚。芭芭拉·弗礼安 (Babara Forryan) 女士则完成了所有索引的准备、重写与修订工作。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这些朋友与伸出援手的人表达我的感激，有了他们的支持、奉献和努力，才有《克莱茵全集》的发行出版。我也代表赞助这项工作的梅兰妮·克莱茵基金会 (Melanie Klein Trust) 的信托人，感谢英国精神分析学院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与霍加斯出版公司的合作。我们已经出版许多梅兰妮·克莱茵的作品，如今再添全四册的《克莱茵全集》。

R. E. 马尼-基尔 (R. E. Money-Kyrle)

引言

梅兰妮·克莱茵于1882年生于维也纳，^①娘家姓莱齐斯（Reizes）。她排行第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克莱茵的父母原为犹太裔，但在宗教上已不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他们似乎也包容不可知论。证据显示克莱茵从父母双方都得到了许多传承，当然，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因此具有高度的知识性。更重要的是，依据梅兰妮·克莱茵自己的回忆，她的家庭非常融洽，充满关爱。然而，家庭中也不乏悲伤痛苦的时刻——她最亲爱的姐姐与尊敬的长兄相继去世。这样的悲剧在多年之后再次发生——她已成年的儿子因为山难意外死亡。

谈到梅兰妮·克莱茵职业生涯的开端，约在14岁，她感受到一股强烈想研读医学的欲望。在哥哥的帮助下，她很快就学会了拉丁文与希腊文，得以进入高级中学学习。不过，由于她17岁就订婚了，医学生涯就此打住。她在四年之后结婚，也就是1903年，并按部就班地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克莱茵才能够通过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回到她中断的生涯之中。那时，她偶然读到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感觉里面有些是她过

① 长篇传记报告，参见罗森菲尔德（H. Roscnfeld）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和约翰·林顿（John A. Lindon）的《梅兰妮·克莱茵的理论与技术：其生平与著作》（*Melanie Klein's Theory and Technique: Her Life and Work*），收录于彼得·佐凡奇尼（Peter L. Giovacchini）所编的《精神分析治疗的策略与技术》（*Tactics and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New York: Science House;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2）。

去懵懵懂懂间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然后她到了布达佩斯，费伦齐开始对她进行分析。费伦齐鼓励她专门对儿童进行分析，于是，她在大战结束前就已经在布达佩斯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除了弗洛伊德的“汉斯”及赫尔姆斯博士（Hug-Hellmuth）的初步工作之外，儿童的精神分析是一片未知领域，后来，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也迅速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一领域。到了战后的1921年，在亚伯拉罕的邀请下，梅兰妮·克莱茵前往柏林，继续她对儿童的分析工作，并且很快将重要而崭新的概念引入了精神分析中。亚伯拉罕非常支持和鼓励她的创新，同时也在1924年初到1925年他去世之前，为克莱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克莱茵在柏林时，她的丈夫在瑞典，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么幸福的婚姻也在当时画上了句点。1926年她应恩斯特·琼斯的邀请前往伦敦，琼斯相当支持她，她也就留在了伦敦。她渐渐在实务工作中开始增加成年病患的比例，特别是为了训练而分析的案例，一直到她1960年去世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弗洛伊德和许多人一样，她也进行了自我分析，因此她出版的作品自然包括了两方面的分析观察结果：一方面是她的病患，另一方面是她自己，两方面交互查验。

克莱茵的临床工作确实引发了不少争议，她从一开始就认定儿童精神分析必须与成人精神分析的进行方法一模一样，不过字词联想分析的部分，必须要以游戏分析来补充。她认为移情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借此观察到超我的出现，虽然这只是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她也相信，精神分析师不应该施加任何道德或教育上的压力。换句话说，她对孩子和夫人都同样采用弗洛伊德式的移情分析。如果她在后来引入任何的改变，可以说都只是要让移情分析更加纯粹，于是她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受限于诠释工作。她在技术上最别开生面之处，是从一开始就非常倾心于以任何她可以看得到的潜意识幻想为基础，来进行潜意识焦虑的诠释，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刚开始好像会让焦虑不减反增。

就是这样的技巧，带动并让她能够记录到许多当时前所未见的精神模式。于是，除了源自弗洛伊德的部分之外，她的心理理论及其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画蛇添足的总

结，因为，梅兰妮·克莱茵的作品——特别是我们若能够配合着注解一起阅读的话——会为它们自己说话。不过，有一点值得在此强调：梅兰妮·克莱茵在引入“偏执-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s）及“抑郁心理位置”这些概念的时候，也同时厘清了两种非常不同的道德类型的差别，这两种道德类型先天倾向于在人类身上连续发展。儿童最早期的超我，包含其自己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毁灭欲，就是一种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建构。就像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它的运作如同一个原始内在的神祇，带有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始道德。这并不是一个和谐状态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它变弱。但是大约在出生后4个月，抑郁心理位置的出现引发了自我道德另一个较和谐的可能。它的基础不再是偏执错觉的特定形式，而是基于早期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中，因自我内在和外在爱之客体受到的幻想的与真实的伤害所产生的抑郁罪疚感。只要这些受损的爱之客体被哀悼，它们就会被感受为内在的活物，变成内在的导师，在自我与内在残存的坏客体和真实的外在敌人斗争之时，帮助自我、支持自我。当然，梅兰妮·克莱茵并没有使用任何的道德压力来为她的病人塑造这种道德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她所能够揭露古老道德背后的错觉，以及对抗被害和抑郁罪疚感的各种躁狂防御形式背后的错觉而言，第二种形态的道德的确会趋向自行一步一步地于其中取得优势。克莱茵认为，这种改变是朝向整合与成熟的改变指标。

虽然梅兰妮·克莱茵最后发展出来的学说，似乎至少能够解释常态与非常态心理生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和抑郁心理位置之间的差别，但若把她的学说视为一种封闭的学说，则纯属误解。她甚至到了生命末期都还在填补，而且没有人知道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修正或补充。就像物理学，对心理学来说也一样，终极的真理或许具有无限的复杂性，要接近它，只能通过一系列无止尽的近似值。

目录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 (1921)	1
第二章 青春期的压抑和困难 (1922)	53
第三章 学校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的角色 (1923)	58
第四章 早期分析 (1923)	77
第五章 论抽摘的心理成因 (1925)	105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 (1926)	126
第七章 儿童分析研讨 (1927)	136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 (1927)	165
第九章 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 (1928)	181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 (1929)	193
第十一章 在艺术作品和创作冲动中的婴儿期焦虑 (1929)	204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 (1930)	213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 (1930)	227
第十四章 论智力抑制理论 (1931)	230
第十五章 儿童良知的早期发展 (1933)	242
第十六章 论犯罪 (1934)	252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 (1935)	256
第十八章 断奶 (1936)	282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 (1937)	297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 (1940)	333
第二十一章 早期焦虑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1945)	359
附录一 批注	406
附录二 参考文献	429
附录三 克莱茵生平年表	434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一、性启蒙和权威感减弱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儿童应该接受性启蒙的观点越来越受重视。学校多方引介的儿童性启蒙教学，目的是保护儿童到青春期时不至于越来越暴露在“无知”的危险中，也因为这样的想法，使儿童性启蒙的教学赢得了许多共鸣与支持。但是从精神分析的知识出发，我们应至少给予这个脆弱阶段的孩子一些适当的教养，才能使儿童免于需要任何特殊的启蒙，因为教养方式中最完整自然的启蒙，与儿童的发展速度是一致的。根据精神分析经验所得的无可辩驳的结论，儿童应尽可能免于经历过度强烈的压抑，以避免病态或不利的人格发展。因此，精神分析除了睿智地试图以信息对抗实际和清晰可见的危险之外，也企图避免同样实际存在，但或许不清晰可见（因为没有被辨识出来）却更为普遍深刻，因此也更迫切需要观察的危险。几乎在所有个案里，精神分析所获得的结论都指出，成年后的疾病，甚至所有正常心理状态中或多或少都有的病态元素或抑制，其源头都是童年性欲的压抑，也因此清楚显示了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为了让孩子免于不必要的压抑，我们首先应该从心里除去笼罩在性特质上那层神秘、虚假和危险的厚重面纱。这层面纱是基于情感与一致